

# “京城第一玩家”的世纪绝学



王世襄

收藏界有一种说法,“北有王世襄,南有王贵忱”。11月29日,95岁的“京城第一玩家”王世襄逝世。作为一个传统文化滋养的文化人,王世襄的身上,带有上世纪文人举重若轻的文化情结。

作为著名文物专家、学者、文物鉴赏家、收藏家,他的标杆性在于,他深谙为人和生活的志趣。玩玩乐乐中,他创造出了明式家具前无古人,后无来者的世纪绝学,其传奇故事让人回味。

## “燕市少年”玩有道

王世襄出生于1914年。其父任职当时外交部条约司,勤奋工作之余喜逛古玩店,买些残缺的古瓷标本。母亲娴雅高贵,持家之外,寄情绘事。王世襄就在这样温馨的家庭里度过了婴幼儿时期。

小时候,家中有私塾老师教古汉语、经、史和诗词等。王世襄只喜欢诗词,后来,父亲专门送他到北京干面胡同美国人办为他们子弟办的学校读书,王世襄从三年级开始,一直到高中毕业,学得一口流利的英语。

王世襄特别喜欢和京城诸多玩家交游,展露出“燕市少年”的特有风貌。他在燕京大学文学院读书时,还有臂上架着大鹰或怀里揣着蝈蝈到学校上课的惊人之举。他的玩家派头被同学视为荒诞不经,邓之诚在燕大算是名教授,老先生讲中国历史正兴致勃勃,忽听一阵蝈蝈声,同学哄堂大笑,敢情王世襄揣着蝈蝈葫芦进了教室,惹得邓先生恼怒起来,把他请出教室。

他玩的东西多半属于民俗,但大俗的东西到了他这儿却玩成了大雅。最可贵的是他能留心玩的学问,与一般玩家不同的是,他不但能玩,也能写,大凡他玩过的东西,都留下了文字记载和他研究的心得。

晚年的王世襄曾自嘲:“我自幼及壮,从小学到大学,始终是玩物丧志,业荒于嬉。秋斗蟋

蟀,冬怀鸣虫……掣狗捉蟹,皆乐之不疲。而养鸽放飞,更是不受节令限制的常年癖好。”

## 为保护文物请求抄家

1966年,“文革”的风暴席卷之初,王世襄耳闻目睹京城红卫兵“破四旧”的“壮举”,已经预感到家里多年精心收藏的明式家具、佛像、铜器、鸽哨、古籍善本和自己的手稿,都会不容分辩地被划入“四旧”之列,并在随时可能发生的乱哄哄的抄家中遭受无情的毁坏。那些年幼无知的中学的红卫兵,更难清楚这些文物的珍贵价值。在他们的“革命”行动中,家中的心爱之物肯定会遭到灭顶之灾。王世襄被迫起来“自我革命”,他主动请求抄家。他心里不愿意与这些朝夕相处的文物分离,但又不忍心看到它们毁在家里。面对“浩劫”,王世襄这种明智的选择使自己的珍品躲过了一劫,并在日后又重新收回了绝大多数的心爱之物。

1969年,已经55岁的王世襄与国家文物局系统的一部分干部和职工一道,被下放到湖北咸宁的“五七”干校参加“劳动改造”。王世襄回忆说:“我的前半生是很坎坷的。‘三反’运动中拘留过,1957年又被划‘右派’,到‘文革’中已是一个‘老运动员’。下放干校之前,我在国家文物局工作,当时身患肺病,医生本不让去,但军宣队坚持非去不可。没办

法,只身来到向阳湖,住在四高二高地‘干打垒’的房子……”在这里,牧牛、放鸭、养猪、种菜、插秧……什么活都干过,什么苦都吃过。这时的他,除了眼上那副眼镜还透着一丝文化人的痕迹,从神态装束看上去,已经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村野老夫。繁重的劳动、艰苦的生活,不仅没有压垮他,反而使困扰他近20年的肺病不治而痊愈。

直到1973年夏,王世襄终于回到了北京,还带回不少湖北咸宁的花卉。此时,人们的狂热已经过去。他获得了相对“宽松”的生活和工作环境。在注意“影响”的前提下,他把工作的重点放到了《髹饰录解说》的修订上面。此书曾于1958年完成初稿,并刊刻油印问世。

## “玩”出“世纪绝学”

回首一生,王世襄认为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有两件,第一件事情是日本投降后为人民收回几万件国宝,现在都藏在故宫博物院;第二件事情是文物研究著作《髹饰录解说》的编写。

王世襄说:“《髹饰录》是中国现存唯一一本古代漆工专著。但全书文字简略晦涩,且类比失当,所以极难解读。过去此书唯一抄本远在日本,后曾任北洋政府代总理的著名学者朱启钤先生刊刻印行。他知道我有这方面的志趣,遂将此书交给我诠释解说。”王世襄编写此书前后30年,除写作本身艰难外,

又迭遭政治坎坷,但初衷不改,善始善终,于1983年终于正式出版,1998年修订再版。该书成为文物工作者、美术学院师生的重要参考书,成为漆器制造企业的主要教材,亦深受海外学人的重视,被广泛引述。

文物专家傅熹年认为,在王世襄先生的学术成就中,家具、髹漆、竹刻三门,尤称绝学。据介绍,为了研究家具,王世襄直接与收购旧杂货家具的旧货摊打交道,往往抢在被家具铺买去之前。他经常冒着严寒和酷暑,骑着自行车奔波于北京的街头巷尾,车后装着一个能承重一两百斤的大货架,架上放着棉绳、麻袋片和大小包袱,有时又来到鲁班馆家具店或晓市的旧木料摊;打鼓收旧货人的家,也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。早年在搜集过程中,他的足迹遍布北京方圆几百里,连通州、涿县、保定也时时远征,不肯放过。大年三十,为了或许能从农家买到一件旧家具,他放弃全家吃年夜饭的欢乐,而在乡下睡冷炕,用脱下来的鞋垫在炕沿上做枕头,度过除夕之夜。

据此,王世襄的《明式家具研究》影响尤大,全书近30万字,图700余幅,根据实物,结合文献,对明式家具的时代背景、地区、种类形式、结构、装饰、用材、年代鉴定诸方面进行深入分析。填补了我国工艺史上一段长时间的空白。有人说,他“玩”出了前无先辈系统之论,或后来者可以继承的“世纪绝学”。

## ■ 玩家王世襄

### 一道焖葱“香压群场”

王世襄生前被称为“烹调圣手”,常应好友之邀,亲赴好友府上献艺。汪曾祺在《学人谈吃》序中写道,王世襄和几位朋友在一家聚餐,规定每人备料表演一个菜,王世襄做了焖葱这个菜,结果把所有的菜都压下去。

### 宠物“凡所应玩,无所不玩”

养蝈蝈、架大鹰、养狗猎獾、玩鸽子,王世襄还著有许多相关专著。

### 挽救一项濒危民间技艺

范袍俗称“模子葫芦”,是中国古代独有的一项巧夺天工的传统工艺。因为养蝈蝈要放置于葫芦内,因此在买蝈蝈时,王世襄又迷上了葫芦。20世纪50年代,范袍技艺濒临绝灭,1979年,《谈范器》一文在《故宫博物院刊》发表,立刻引起了有志者的反应。

### 自称“琴奴”研究《广陵散》

王世襄妻子袁荃猷14岁师从汪孟舒学琴,后又经古琴国手管平湖先生亲授,琴艺很精。袁荃猷弹琴时,王世襄常伴左右,如此近60年,王世襄更自称“琴奴”。王世襄也开始专心研究中国音乐,最看重对古曲谱《广陵散》的研究,并在后来发表了专著《广陵散》。据《新快报》《南方日报》《济南时报》

# “第六感觉”神奇破案的故事

当案件陷入混沌状态时,专家大胆的判断可指明侦破方向,案件于是迎刃而解。有人认为,专家凭借的是神奇的“第六感”破的案。前不久被湖北省公安厅聘任的第二届刑侦专家、襄樊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政委胥少平告诉记者,这种“第六感”是通过发现犯罪分子遗留在现场的细微证据,再利用经验积累,进一步推理而产生的。

## 两少妇宾馆被杀,现场几无有用物证——细小皮屑锁定凶手姐夫

襄樊市城区的少妇阿蒙是一个生意人,家境不错,阿蒙和她是闺房密友,经常在一起打牌。阿蒙会出老千,牌场上几乎没有输过。

2004年7月,在一次闲聊中,阿蒙让阿蒙帮助找富商打牌。阿蒙不想在自己的朋友圈子里找人上当,就想到了姐夫林建设。林建设曾是某大型企业工人,因旷工被工厂开除后无业。尽管家庭状况不是很好,但他却常在阿蒙面前吹嘘认识很多有钱人。阿蒙于是打电话,让林建设找有钱的老板参与牌局。

岂知,手头正好缺钱的林建设心生毒计:找有钱的老板打牌,姨妹子她们肯定要带很多钱,何不抢她们一票?

7月18日中午,林建设致电阿蒙,称打牌的老板已经找好,让她和阿蒙赶到位于襄樊市樊城区春园路某宾馆一间客房。林建设则准备了旅行背包、一把锋利的匕首和一把大铁锤等作案工具,潜伏在宾馆。

当天下午5时许,阿蒙携带4万元现金,和阿蒙前一后进了客房,林建设随后堵住门,要阿蒙把钱交出来。阿蒙不给,林建设就从背后抽出铁锤砸在阿蒙的头上,阿蒙顿时

昏倒在一个木椅上。阿蒙见状欲夺下铁锤,林建设一阵乱锤将阿蒙击倒,并用匕首对阿蒙胸部一阵乱刺,阿蒙也倒在了血泊中。

阿蒙醒过来后,看见了血腥的屠杀场面,她边爬向卫生间边哀求林建设放过自己。可已经丧失人性的林建设还是残忍地将阿蒙杀害,随后将她们随身携带的数万元现金、首饰、手机等搜掠一空,换下血衣,趁天黑逃走。

次日上午9时许,宾馆服务员发现了房间惨状后报警。

时任襄樊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分管刑事技术副支队长、现任政委的胥少平,作为现场勘查总指挥参与勘验。他发现,两女子致命的伤口全是钝器所伤,案发现场血滴方向是连贯的,遂大胆提出自己的感觉:此案由一人作案,案发时是先打杀一个人后,再打杀另一个,作案的人与其中一人熟悉。

可如何确定犯罪嫌疑人特征?胥少平除了对客房地板足迹进行化学熏显锁定外,还寻找一个个细微的物证。终于,在阿蒙的胸前,胥少平发现了面积约0.5平方厘米的皮屑,皮屑上显示有指纹,他分析这是一块手指皮屑;而死者的手指均未受伤,遗落的皮屑应是嫌疑人的——嫌疑人的手指应该被包扎着。

专班民警按照勘查出的嫌犯特征,迅速锁定林建设为重点嫌疑人,并确定了其已向南逃窜。襄樊市公安局下达紧急追捕命令,并向林建设可能逃窜方向的公安机关发出协查通报。

7月20日晚11时许,林建设在长沙落网,警方从其身上搜出了一张银行卡和部分现金。林建设对在某宾馆杀害阿蒙、阿蒙劫财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。

待林建设被押解回襄樊后,胥少平等刑事技术人员把现场物证同林建设进行了同一

认定,确认遗留在现场的皮屑来自林建设的食指。林建设交代,在残杀阿蒙时,其匕首刺入颈椎骨里了,他在用力往外拔的时候,锋利的匕首将左手的食指划掉了一块皮。

## 两姊妹裸死出租屋,是奸杀还是劫杀——涂改文字指向嫌疑少年

17岁的洪明,和小红、小丽姐妹均为襄樊市某棉纺厂青工,他们同时租住在樊城区万户小区某民房的三楼,房间紧挨着。洪明喜欢上网玩游戏,一个月几百元工资常常是人不敷出,他母亲为此收了洪明的工资卡,严格控制他每月的生活费用。

2006年2月19日上午11时左右,洪明懒懒地起身下床,摸摸口袋没有钱了。他脑子里现出一个念头——抢钱,并把目标锁定在隔壁的姐妹身上。

洪明走出房间,敲了敲小丽姐妹的门,妹妹小丽应声开门,问洪明有什么事情。洪明木然地笑了笑:“没有事。”他顺眼向室内一瞄,发现出租房里还有一个女孩睡在床上。

毫无防备的小丽虚掩了门回房坐在床上看书。洪明脱掉皮鞋穿着袜子,从两女孩灶台上拿起一把菜刀,悄悄推开小丽姐妹的房门,蹑手蹑脚走到小丽面前站了一会,突然一把将小丽按倒在床上,此时睡在床上的姐妹小红也醒了。洪明见状,挥着刀恶狠狠地说:“你们都不准动,也不准喊,把钱拿出来!”

从未见过这种场景的两姐妹吓得大气也不敢出,都说身上没有钱。凶残的洪明当即在两姐妹的头上各砍两刀,两姐妹血流满面,被迫讲出门边的红色包包里有100元钱。

100元太少了。洪明又逼两姐妹交出工资卡,逼问出密码。但他不相信两姐妹讲出的密码是真的,竟又残忍地砍了姐妹数刀,直到确认所说密码是真的。

因是一间工厂里的同事,担心姐妹报警,他于是一不做,二不休,挥刀先后将两姐妹杀害,而后,他将两姐妹的衣服全部脱光,扔向一个方向,伪造性侵犯的假象。

2月22日,棉纺厂见两姐妹3天都没有上班,就到出租屋查看是怎么回事,结果发现惨案。

胥少平带领刑侦技术人员来到现场:房间门窗无破坏痕迹,两女孩裸体俯卧,室内凌乱,翻动痕迹明显。乍一看,这些特点表示两姐妹有被奸杀的可能,也有被劫财的可能。但该出租屋就在派出所附近,距离最近的房屋不到3米远,隔壁左右都没有听到打斗声和呼救声,加上门窗完好,技术人员分析犯罪分子与嫌疑人认识,属于和平进入房间,并初步把作案时间定在中午12时许。

根据尸检结果,两女孩体内没有提取到嫌疑生物检材,排除了奸杀的可能;致命伤不多,且两姐妹的多张银行卡丢失,卡上的钱被取走,于是将作案动机初步定在劫财杀人上。之后,胥少平通过化学熏显等技术手段,在室内发现了两个作案人的足迹,且是穿袜子进入的,再加上死者损伤的方式只有一种,确认作案人和凶器均为一个。根据以上线索,警方确定:作案人是在出租屋走动的住户。

侦查民警在附近某银行取款单上,发现犯罪分子取款时,取款人签名处曾经有改动的痕迹,遂将取款单送抵胥少平请求鉴定。通过搜集过来的相应文字信息,胥少平确定了嫌疑人的姓氏,进而将字迹指向洪明。

之前,警方也曾将洪明列为重点嫌疑对象,但均因洪明称自己在老家没有作案时间而将其排除。根据胥少平的鉴定,警方再次将洪明控制,这时发现洪明的衬衣袖口有大量血迹。通过DNA认定,血迹与两

姐妹的DNA认定同一。进而,警方也将室内带袜印的足迹与洪明进行了同一认定。

洪明对自己抢劫杀害两姐妹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。他交代,作案后,他到附近的银行取款,习惯性地在取款人签名处准备填自己的名字,写了两个字后发现了,因为心慌,他没有另换单据。取款后,他就到位于樊城区牛首镇的老家,当晚在游戏室打了通宵游戏,企图以此证明自己案发时不在现场。

## 老汉经营“钟点房”,露富致杀身之祸——特殊足迹让真凶现身

李老汉年逾古稀,住在宣城市宣城办事处辖区,在宣城宾馆对面有一间门面。他见门前人流量大,常常有人要休息,于是灵机一动,将门面隔成4个单间,取名为“皇城宾馆”——明是供旅客钟点房的场所,实际上成了容留卖淫嫖娼的窝点。李老汉还在门口建了一个收费厕所和一个香烟饮料摊。就这样,老汉活钱多,身上常揣着大额现金。

2008年1月28日,大雪覆盖了包括宣城市在内的南国大地。上午7时许,邻居发现皇城宾馆大门虚掩,室内并无动静。有好心的邻居推门一看,发现李老汉倒在血泊中,随即报警。

宣城警方先期进行了现场勘查,但没有发现有用的物证,也无法推断作案人特征,案件没有丝毫进展。10天后,他们请来了胥少平。

室内基本保持了案发时的原样,胥少平开始挨个单间进行勘查。李老汉住的第一个单间里,有明显的翻动痕迹,其中下铺的床沿上有一个可疑的足迹;第二个单间相对整洁一些,下铺的被子只掀开了一个角;第三个房间作为李老汉的储藏室,室内有血迹及翻动痕迹;第四个单间没有动的痕迹。勘查发现,死者

第一现场在第一个单间,里面有一把沾着血迹已经散了架的椅子;死者最终倒在门口的位置,致死的工具是一个补鞋的撑架。胥少平随后在香烟饮料柜上发现了一个打开的饮料瓶子,里面的饮料只喝了一口。胥少平在这个饮料瓶上提取了一个可疑生物检材。

胥少平推断,该案是以侵财为目的,犯罪分子是住在第四个单间的住客;为了劫财,他先到第一个房间用椅子残忍地将老汉砸昏,而后在室内寻找钱财,后来见老汉醒来向外爬,他顺手操起外人寄放在这里的补鞋架子,残忍地向老汉的头部击过去……办案人员普遍认定该案犯罪分子是流窜作案,胥少平直觉认为,嫌犯应是本地人,且是老汉的熟人。

为继续通过现场痕迹研究犯罪分子特征,胥少平两个月内先后7次来到现场勘验,每次都呆上数小时。通过痕迹熏显技术,他在地板上发现了一连串的老棉鞋足迹,根据足迹的着力点,他分析:穿这双鞋子的人脚板特殊,年龄应在40岁以上;而这种老棉鞋非常便宜,只有当地才有。

胥少平坚定了自己的直觉推断:当时属于雪灾天气,交通基本处于瘫痪状态,应排除流窜作案的可能;犯罪分子应是中年人,和李老汉熟悉并常到李老汉的宾馆借宿,家庭经济拮据,其脚板特征明显。

宣城警方根据胥少平的画像,将嫌疑人周某控制。经鉴定,周某的足部与现场成串足印特征吻合,生物检材同饮料瓶上检材吻合。

其交代,他常常看见李老汉口袋里装着很多钱,眼看快过年了,他决定找李老汉下手弄钱。作案后,由于紧张,他打开一瓶饮料就喝了一口,随后离开现场。

(文中受害人和未成年人均化名) 据《楚天金报》